

7852

梁羽生著

游劍江湖

(一)



著者：梁 羽 生

出版：偉 青 書 店

總代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電話：5-283671 5-283605

COSMOS BOOKS LTD.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Wanchai, Hong Kong.

印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一 名武師之死……………三

二 空棺疑案……………二七

三 蒙面怪客……………六一



閔成龍站起身來，瞪着一雙大眼睛問雲紫蘿道：「
師娘，我的師父是得什麼病死的？」

一、名武師之死

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難來定有霜。便人間天上，風緣未闌，
春花秋月，觸緒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搖落，兩處鴛鴦各自涼！真
無奈，把雙雙舊雨，譜出迴腸。

——納蘭容若

一具桐棺，滿堂弔客；縞衣如雪，素蠟搖紅。哭聲沉，紙灰起。號啕大哭的是死者
的稚兒，抽噎低泣的是年青的寡婦，唏噓嘆息的是弔客和死者的弟子。靈堂上悲慘的氣
氛壓得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是如墜鉛塊。

死者姓楊名牧，是薊州郡遠近知名的武師。

本來生老病死，乃是人所必經，若然福壽全歸，親友也無須這樣悲悼。但這死者楊
牧卻沒有經過「老」「病」兩關，他是英年早凋，突然間莫名其妙就死掉的。他今年只
有三十八歲。

雖然只有三十八歲，但因他早已是成名的武師，門下已經有了六位弟子。

大弟子閔成龍今年二十二歲，三年前出師，業已在北京著名的震遠鏢局當了鏢頭。二弟子岳豪廿一歲，去年亦已滿師，因他是富家之子，沒有出去找事，家中閒居，仍然經常來探望師父。三弟子方亮、四弟子范魁都是本鄉人氏，十七八歲年紀，因為住得不遠，日間來師父家中就學，晚上回家住宿。在楊牧家中住下來學武的只有五弟子宋鵬舉和六弟子胡聯奎，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四歲。那一晚楊牧突然暴斃，在場的弟子也就只是他們二人了。

楊牧無甚親人，只有一個孀居的姐姐，嫁在三百里外的保定齊家，三弟子方亮奉師母之命趕往保定報喪，尚未回來。

現在在靈堂上爲楊牧披蔬戴孝的親人只有他的年青貌美的嬌妻雲紫蘿，和他的剛滿七歲的獨子楊華。

楊牧是個名武師，他的妻子却是個大家閨秀，弱質女流，據說絲毫不懂武功的。八年前楊牧從江南遊歷歸來，帶回了他的新婚妻子。別人只知他的妻子是蘇州人，書香世家。至於他們是怎樣結識的，楊牧從來沒有說過，外人也就不不得而知了。兩夫妻十分恩愛，八年來從沒人見他們吵過嘴。蘇州位於冀北，蘇州地屬江南，豔羨他們的人，都說這是「千里姻緣一線牽」。

誰想得到天妒紅顏，好姻緣霎時間成爲泡影！如今是鴛鴦折翼，人隔幽冥！

雲紫蘿本來就是個嬌怯怯的美人，穿了一身淡雅的素服，更顯得楚楚可憐。但在她撫棺低泣的當兒，却有個人，嘴角掛着一絲冷笑。

這個嘴角掛着冷笑的人是楊牧的二弟子岳豪。他用鄙夷的眼光看了師母一眼，心裏想道：「你這假情假義，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

但在這靈堂裏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到岳豪的冷笑。

雲紫蘿知書識禮，對人和藹，相夫教子，且能恤老憐貧，鄉人都很敬重她。也正因此，所以楊牧雖然死得有點奇怪，大家都以爲這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無人對雲紫蘿有所懷疑。

雲紫蘿哭得這麼傷心，每一個人都在爲她難過。誰不同情她呢？岳豪的冷笑，莫說沒人注意，就是有人注意，也決想不到他這冷笑是爲師母而發。

忽聽得人有叫道：「師父，師父！」一個濃眉大眼的青年跌跌撞撞的排開衆人，奔入靈堂。岳豪又驚又喜，叫道：「大師兄，你回來啦！」這人是在北京震遠鏢局當鏢頭的楊門大弟子閔成龍。

閔成龍嘶啞着聲音哭喊：「師父，我來得遲了！師父呀師父，你爲什麼不讓我見一

見就死了呢？」跪在靈前，手拍棺木，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

磕過了頭，閔成龍站起身來，瞪着一雙大眼睛問雲紫蘿道：「師娘，我的師父是得什麼病死的？」

雲紫蘿花容慘白，抽噎說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麼病。大前晚，他，他忽然說是心氣痛，轉眼間，他、他就手足冰冷，不會說話了。」

閔成龍道：「師父可留有什麼遺囑？」

雲紫蘿道：「沒——沒有。」

一個老者說道：「你的師父暴病身亡，那有時間寫下遺囑？你歇一歇，也讓你的師娘歇歇吧。」言下之意，似乎有點怪責閔成龍不該在這個時候向他師娘問話。

這個老者是楊牧的遠房堂叔，他得過雲紫蘿的好處，特地來幫忙她料理喪事的。

閔成龍當作不知，說道：「我是師父的大弟子，師門後事，怎樣安排，我焉能不問？」

楊大叔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也懂得一些武林規矩，聽他這麼一說，立即就知道他關心的是什麼事了。當下說道：「你的師父雖然沒有立下遺囑，但你既然是大弟子，順理成章，這掌門弟子當然是非你莫屬。你的幾個師弟，料想也不會有人和你爭的。」按照

武林規矩，掌門弟子，可以立長，亦可立幼。但倘若大弟子並無失德之事，十居八九，都是立長。這差不多等於武林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過因為沒有遺囑，閔成龍自己是不好意思說出來的。他再三向師娘盤問，爲的就是想師娘說出這一句話。如今這句話由他師父的叔叔說出來，雖不如他所求的美滿，也算得是名份確定了。

閔成龍給楊大叔說中心事，面上一紅，連忙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師父尚未安葬，那裏就談得到立掌門一事？」

岳豪說道：「不，這也是一件緊要事情。俗語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主，咱們的武林門派也是一樣。師父是一派宗師，豈能無人承繼？大師哥，我們都願意推戴你做掌門，這儀式待脫了孝服便當舉行。從今之後，我們事你就如同事師父一樣。」

唯一可以和閔成龍爭做掌門弟子的就是岳豪，岳豪肯這樣低頭服小，倒是頗出閔成龍意料之外。聽了岳豪這番說話，閔成龍真是有說不出的舒服，却搖手道：「這事慢慢再談，慢慢再談。師父死了，我，我委實是心煩意亂，也不知怎樣做才好。」說到此处，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某一件事的神氣，說道：「啊，對了，師娘，還有一樁緊要的事情我要問你，師父的掌經劍譜藏在那裏，這是千萬不可失掉的，請你找出來交給我吧。」他向師娘索取掌經劍譜，顯然已是以掌門弟子自居。

雲紫蘿眉頭一皺，好像是不耐煩閔成龍的囉唆也好像是心神不屬的樣子說道：「我沒有見過你師父的什麼拳經劍譜，如果有的話，一定在你師父的書房之中，你自己去搜查吧。」

閔成龍有點感到尷尬，師父的棺木還停在靈堂，自己就去搜查師父的遺物，似乎有點說不過去。正自躊躇，岳豪說道：「事有緩急輕重，咱們做弟子的固然應該守靈，但師父的拳經劍譜更是應該及早找出來的好。師父也是想咱們替他光大門戶的，萬一失了，他在九泉之下，也是難以瞑目啊！」

過了大半個時辰，閔岳二人方始出來，臉上都是一派狐疑的神氣。閔成龍道：「師娘，書房裏沒有找着。請問拳經劍譜，那裏去了？」

雲紫蘿蹙眉說道：「你這麼說倒好像是我吞沒了。你們也知道的，我不懂武功，要來何用？」

岳豪說道：「師娘多疑了，我相信大師哥決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麻煩師娘給他找找。」閔成龍連忙點頭，說道：「對，對。我正是這個意思。」

雲紫蘿沒有答話，淚珠兒卻從眼角滴下來了。楊大叔說道：「現在正要出殯，陰陽師選定了這個時辰的。讓你的師娘葬了你的師父，明天再給你們找吧。今晚我們也還在

這裏陪你師娘的，料想不至於就有人把它偷走。你們不放心，今晚也可以在這兒呀。」

閔成龍面紅耳熱，說道：「對不住，我不知現在就要出殯，打擾了師娘了。」岳豪却吃了一驚，說道：「什麼，不待師父的姐姐和外甥回來，就出殯麼？」

楊大叔道：「你師父生前厭惡繁文縟禮，死後自該讓他早日入土爲安。他姐姐回來，倘有閒言，叫她問我好了。」楊大叔是死者的長輩親屬，有他出頭作主，楊門弟子縱有腹誹，也就不便再說了。

當下衆弟子扶棺出殯，墳地就在楊家屋後的山上，墓穴早已掘好，墓碑亦已豎立，是雲紫蘿親手寫的衛夫人體娟秀隸書。十多個工匠守在那兒，只待棺材放下，便可將墳墓「合龍」。

九尺桐棺，一坯黃土，生前曾縱橫江湖威震南北的名武師就此長埋。雲紫蘿抱着愛子，痛哭夫君，在墓旁幾乎暈厥。

岳豪心裏想道：「才不過兩天功夫，就樣樣準備好了，還有心情書寫墓碑呢！哼，哼，也虧她哭得出這副眼淚。」不覺發出了一聲冷笑。剛才他在靈堂裏的冷笑是無聲的，這次却忍不住笑出聲來了。聲音雖然並不響亮，在他身旁的閔成龍已聽得清清楚楚。幸好此時正是一片哭聲，他的笑聲夾在哭聲之中，除了閔成龍這個「有心人」之外，旁

人可沒有留意聽他。

閔成龍愕然回顧，岳豪低聲說道：「大師哥，今晚請你到小弟家中，小弟有事奉告。」說話之時以袖掩面，說完了話，便哭起來。閔成龍暗暗好笑，心裏想道：「我這師弟倒是和師姊旗鼓相當，大家都會假戲真做。」

三更時份，閔成龍依約來到岳豪家中，只見除了赴保定報喪的方亮之外，衆人都已在座。閔成龍道：「原來你已約齊了同門了。要商議什麼事情？」

岳豪道：「正是有關師父這次暴斃之事，要請大師哥給我們作主張。」

閔成龍道：「你好像對師娘有點不滿，是麼？」

岳豪冷笑道：「豈只不滿，依我看來，恐怕師父就是給師娘害死的。」

此言一出，大家都吃了一驚，四弟子范魁是忠厚老實的人，忙道：「二師哥，沒有證據，可莫亂說！」

岳豪又冷笑道：「證據沒有，蛛絲馬迹，却是處處可尋。我先問你，你有見到師父的遺體麼？」

范魁道：「沒有。那天一早，我來到師父家中，棺材已經釘上蓋了。」

岳豪道：「着呀！請問爲什麼要這樣急於釘上棺蓋，不讓我們瞻仰遺容？」

范魁道：「楊大叔恐怕師娘太過傷心，故此師父死後，便即封棺，不想讓她再見。同時也是恐怕天氣熱，會有屍臭。不過我雖沒有見着師父遺體，五師弟、六師弟那晚却是在場的。」

閔成龍道：「鵬舉，聯奎，那晚師父暴斃，師娘是不是立即就叫你們進去？師父的面色怎樣，有無瘀黑？七竅有否流血？」

宋鵬舉胡聯奎不過是兩個十四五歲的大孩子，給大師兄這一連串的問題嚇住了。五弟子宋鵬舉訥訥說道：「我當時又害怕，又傷心，沒、沒看清楚。後、後來師娘就叫我們去叫楊叔公了。」六弟子胡聯奎道：「我當時只知道哭，也、也沒想到要去看個清楚。」

閔成龍斥道：「真是兩個糊塗蛋。」岳豪說道：「不過由此也可證明師父之死甚是可疑了。第一我們幾個人誰都沒有審視過師父的遺體，甚至他們這兩個不懂事的孩子，師娘也要趕快差遣他們出去。第二、從逝世到出殯不過三天，何必這樣着急，是不是作賊心虛？請你們想想。」

范魁說道：「師娘哭得那麼傷心，你們都見到了，這總不會是假的吧？」

閔成龍冷笑道：「焉知這不是掩人耳目，做作出來！」

岳豪却正容說道：「一點不錯，正是假的。」

范魁詫道：「你怎麼知道？」心想：「你可不是師娘肚裏的蛔蟲。」

岳豪說道：「我當然知道。這是翠花告訴我的，決不會假。我偷偷問過她，她說師娘只是在靈堂裏才哭，回到房裏，就半點眼淚也沒有了。還有，師娘每餐都是吃兩碗飯的，師父死了，她這幾天，每餐也仍然是吃兩碗飯！」

翠花是服侍雲紫蘿的丫頭，也頗有幾分姿色。但却不是雲紫蘿從娘家帶來，而是岳豪拜師之時，買了這個丫頭送給師娘，以求討好師父的。

范魁說道：「翠花爲什麼只和你說，不和我說？」

閔成龍聽他這麼一問，不覺失笑，說道：「四師弟，我只道五師弟六師弟這兩個弟子糊塗，不料你比他們還要糊塗！你怎麼能和二師哥相比，他和翠花是早就有勾搭的。」

岳豪說道：「大師哥，取笑了。」話雖如此，却是不禁露出得意的神態，接下去說道：「爲了探查真相，小弟也不能不用一點手段。實不相瞞，翠花給我哄得服服貼貼，什麼話都肯和我說的。她還說呢，你別以爲師娘是和師父十分恩愛，那是做給外人看的。背地裏師娘却是鬱鬱寡歡，她從沒有見過師娘獨自和師父相對之時露過笑臉。倒是有好幾次聽見師娘在房間裏偷偷哭泣。」

閔成龍裝作恍然大悟的神氣，一拍大腿，說道：「我明白了，師娘一定是嫌師父是個粗魯武夫，不懂溫柔。更說不定她還另有心上人呢！」

范魁忍不住說道：「師哥，在沒有找到她謀害師父的證據之前，師娘畢竟還是師娘。師尊如父，師娘如母，大師哥，你這個話，這個話——」他本來想指責閔成龍不該污蔑師母的清白的，但因在大師兄積威之下，終是不敢直言無忌。給大師兄雙眼一瞪，底下的話就嚇得縮回去了。

閔成龍怒道：「我的話怎麼樣，你聽了不舒服是不是？你要做雲紫蘿的孝順兒子，你儘管去做吧，可不要拉上我們。不過恐怕你的年紀未免大了一點，做她的、做她的弟弟倒是差不多。」他本來想說「情郎」二字的，看見范魁一副惶恐的神氣，又覺得自己不該太輕薄，有失掌門師兄的身份，這才改爲「弟弟」的。

岳豪冷笑道：「你口口聲聲師娘師娘，叫得好親熱啊，怪不得雲紫蘿平日那樣疼你。」

范魁說道：「兩位師兄且莫生氣，小弟並非偏袒師娘，不過是據理直言罷了。二師哥剛才說的那幾點可疑之處，充其量也確實不過只是『蛛絲馬迹』而已，似乎還不能拿來當作證據。」

閔成龍發了一頓脾氣，仔細想想，范魁說的也未嘗沒有道理。范魁爲人忠厚老實，平日對大師兄又是十分恭敬，閔成龍發過了脾氣，也覺得有點抱歉，爲了籠絡他，於是哈哈一笑，說道：「四師弟，你有時候糊塗得很，有時候却也頗爲少年老成。不錯，咱們要對付雲紫蘿，還得找她一些把柄。」

岳豪沉吟半晌，說道：「要證實她的罪狀，不外兩端，或找人證，或找物證。」

范魁說道：「如果師父當真是給害死的，我也誓必要爲師父報仇。可是現在人證物證都無，總不能憑了翠花那幾句捕風捉影的說話，就說是師娘謀害的吧？」

岳豪說道：「物證並不難找，不過要担當一點風險，萬一不對——」

閔成龍道：「老二，爽快說吧，你要找的是什麼物證？」

岳豪說道：「就是師父的屍體！」

閔成龍吃了一驚道：「你的意思是要開棺驗屍？」

岳豪道：「大師哥，你以爲如何？」

閔成龍道：「這恐怕不大、不大妥當吧。萬一師父不是中毒死的，這個笑話可就鬧得大了！」

范魁道：「鬧笑話還不打緊，只怕咱們還要給天下英雄責罵呢。這罪名我可担当不